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宣統二年七月中國大事記

問 天

初四日 湖廣總督瑞澂湖南巡撫楊文鼎奏請舉辦清鄉奉 旨令切實辦理

原摺奏言湖南自咸同間軍興以來。將材輩出。湘軍蹤跡徧天下。近年各省改練徵兵。客勇漸次淘汰。撤遣回籍。游手失業者太多。而湖南亦遂為會匪之淵藪。光緒三十二年冬。洪江會匪首姜守旦等。糾合瀏陽醴陵萍鄉各處匪黨。揭竿倡亂。攻撲城池。當時雖經鄂湘兩省軍隊合力勦平。而首逆潛逃。禍根未拔。伺隙起事。前此猶僅有刀矛旗幟獵槍木礮等器。至沅江之匪。竟持有鳥槍擡槍。列陣轟擊。明目張膽。猖獗異常。臣文鼎於到任後。嚴密布置。多派偵探。時刻防範。一聞警報。立即派兵勦捕解散。雖幸發覺尙早。氣勢未成。兵力所加。旋即冰消瓦解。而東拿西竄。首要未盡殲除。此仆彼興。羽黨互相呼應。其勾結皆由土棍地痞。其窩藏率在交界邊區。兵到則散而為民。兵去又聚而為匪。軍隊聞警馳勦。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地方紳富團總。畏其報復。不敢舉發。伏莽徧地。良民幾不能安枕。此等匪徒。其始尙不過放票斂錢。肆行搶劫。近則公然謀叛。倡言作亂。搜獲偽檄。語極悖逆。若再不大加懲創。一律肅清。誠恐煽誘日多。蔓延日廣。將來釀成心腹大患。更難收拾。且值連年饑饉之餘。窮民生計日艱。裹脅最易。自來匪亂。大率由災荒而起。防微杜漸。實不敢粉飾因循。苟安旦夕。湘省兵力單薄。借調之鄂軍。勢難久駐。不於此時相機防遏。一旦乘機猝發。滋蔓難圖。深可焦慮。因與臣瑞澂往復籌議。計惟有實力清鄉一策。臣瑞澂昔在江蘇藩司

任內。剿辦梟匪。亦係先從清鄉入手。彼此商酌。意見相同。辦理之法。擬分別首從。如係積匪渠魁。則責成團族確查交案。就地嚴懲。不稍寬貸。如係被脅勉從。尙非積惡首要。則責成團族保管約束。予以自新。准免究治。但使奸宄無容留之所。庶閭閻得安靖之時。惟現有鄂湘軍隊防營。分路赴援。扼要屯紮。不免零星散漫。一經抽調。又慮防地空虛。因由臣瑞澂續派湖北常備軍前隊三十標二三兩營來湘。一營駐省城之南。控澧瀏來路。一營駐省城之北。扼甯益要衝。其原調鄂軍。及本省新軍之分紮各處者。則酌量歸併。收散爲整。以鄂軍一營駐瀏澧交界之處。一營駐甯益之邊。另以湘軍一營駐紮實慶府。一營駐紮常德府。爲南路之屏蔽。並於湘潭株洲分紮一營。沅江龍陽分紮兩隊。以壯聲援而資策應。然後騰出中路各巡防隊。專作搜捕清鄉之用。大致以湘江爲界。分作東西兩路。瀏陽醴陵平江湘陰巴陵等處爲東路。甯鄉益陽湘潭安化沅江龍陽等處爲西路。各派明幹收斂數人。爲清鄉委員。而擇膽識兼優之道員各一人。爲清鄉總辦。假以事權。並派公正紳士。會同辦理。所有駐紮各該路之常備軍巡防隊水師營各管帶員弁。悉聽其節制調遣。仍各隨帶巡防兩隊。鎮攝地方。指揮搜捕。每到一縣。畫分區域。挨鄉清釐。由近及遠。務使團清其團。族清其族。匪類無可匿迹。愚民不受株連。咸與維新。一勞永逸。其湖河港汊。則責成湖省飛翰選鋒水師兩營。及岳州長江水師營。會同巡緝搜捕。俟以上各縣辦竣。此外各屬。如有應行一併清查之處。容再體察情形。斟酌辦理。云云。疏入。奉 硃批。准其擇尤酌保。不准冒濫。餘著照所籌辦法。切實辦理。

初五日 與俄國訂立松花江航行貿易新條約

此項條約。由外務部與俄國駐京署理公使世清。在外部簽押。係依照現行各通商口岸章程而定。惟按該處情形。稍加修改。定名爲管理松花江航行辦法。及進出口貨暫行章程。茲將全文錄下。

(一) 中國政府允將滿洲界內之松花江開放。任各國商輪自由航行。俾得利益均沾。(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之璦琿條約該江止准中俄兩國輪船航行別國不能自由)

(二) 從前所抽稅款。按輪船之噸數者。此次改爲按貨物性質。及其重量。並距離之遠近抽稅。(將來欲照輪船噸數抽稅須先行妥議預期張貼告示然後實行)

(三) 對於雜穀之抽稅。較從前定章核減三分之一。其以前規定減半額之貨物。一律照全額納稅。(以上凡進口稅均按一千九百零二年改正稅例出口稅均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之條約)

(四) 中國釐稅複雜。於貿易之負擔未便。現凡內地貨物出口稅。只於松花江口稅關納稅一次。照規定稅率全額納交。其他稅關。概不復納稅。

(五) 在中俄兩國境一帶。凡彼此出入貨物。先按率納稅。以後在該境界一百清里內之地實在銷售者。即將前納之稅款繳還貨主。又中俄兩國所定之自由地帶一百里以內。如有貨物密輸入偷漏等情形。則俄國哈巴路夫卡稅關負責任。以防偷漏密輸入等事。

(六) 自去年西歷七月一號。至今年四月二十九號之抽收稅款。中國稅關已經收入。嗣後自今年西歷五月初。至六月底稅款。均存於華俄道勝銀行。而俄國會要求不認承納之事。該議現均作罷。所有收入稅款。仍概歸中國。(七) 各種辦法細則。須於七月底在哈爾濱議定宣布。

以上須參看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璦琿條約。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俄京條約。

初六日 新疆省城匪徒滋事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新疆巡撫聯魁致各省督撫電云。七月初六日。匪徒藉端滋事。猝不及防。放火焚搶。適值夜深風狂。延燒數街。省中富商。全歸煙燼。南北兩路商業。根本俱在省垣。一旦燬傷。深恐激而歇業。邊防要地。表面顯形失敗。外人窺伺。隱患無窮。現在悉索庫款。補助商民。杯水車薪。斷難濟事。萬不得已。惟有籲懇尊處。念切邊圉。迅將前欠新省協餉酌量籌撥。以濟眉急。云云。

按新疆之變。南中早有所聞。證之聯巡撫此電。知確鑿不誣。惟致變之原因。電文不詳。據各報所載。大都言因新軍統領某將步兵某某正法。致激成兵變之禍。纏回又乘機鼓動。兵匪合而爲一。任意焚劫。東街商號。被焚二百數十戶。當時並又圍困各衙署。經聯巡撫飭衛兵開槍轟擊。格殺數十人云。

初十日 江蘇如皋縣鄉民滋事

江蘇通州如皋縣境南鄉夏家園鄉民。於初十日聚集數千人。索取調查戶口冊。並將花園頭莊孫開泰曹徵祥等家房屋打毀。又毗連之范家郭家印家等莊。鄉民亦鳴鑼聚衆一二十人。仍欲打毀董宅學堂。當由如皋縣知縣郭某馳請定字蔡管帶率勇會縣。前往彈壓。舟行將至林梓鎮。有該處鄉保稟報。距此十餘里郭印等莊。約聚數千人。並未解散。如皋縣就此暫住。蔡管帶率隊前往。查勘被毀房屋。拿獲滋事徐姓。已交郭知縣收押。復往該處勸導。如有不散。卽照土匪懲辦。嗣該鄉人等。具有不敢聚集滋事切結。如再有前情。願甘治罪。當卽平靜。

先是。如皋顧家埭亦有調查戶口風潮。係因學董顧西安兼任調查事務。不知因何詳詢各丁口之年月時日。鄉民謂大吏告示。祇查年歲。因是妄生疑慮。適某戶疫死三人。登時謠詠蠶起。謂學堂將人八字賣與洋人。羣謀毀學。顧董聞信。急赴城報告。時有顧兄某君素爲鄉里所敬服。出爲解散。已無事矣。初四日。忽有典史李某縣丞曾某親臨

彈壓。先提地保管責四百。責令交出造謠之人。鄉民迫於情勢。一呼而集者數千人。立將官轎。打爲齏粉。會縣丞微服走免。李典史雙頰受擱甚重。丁役二十餘人。被打各散。尤奇者。鄉民辱毆顧董。竟將臀部撕裂。流血滿地云。

十三日 諭令大學士世續開去軍機大臣吳郁生毋庸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同日 諭以貝勒毓朗大學士徐世昌補授軍機大臣

同日 諭以唐紹怡署理郵傳部尚書

唐尚書自美國回後。奉 命以侍郎候補。至是始令署理郵傳部尚書。

同日 諭令盛宣懷赴郵傳部侍郎本任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

盛侍郎自補郵傳部侍郎後。久未莅任。至是入都 陛見。諭令赴任。時方議釐定幣制。盛侍郎究心此事有年。嘗

條陳改革事宜。最爲詳盡。故 特旨令其幫辦。

十四日 會議政務處奏設各省交涉使奉 旨依議

原摺奏稱近年各省口岸迭開。商埠林立。中外交涉。日益紛繁。因應少失其宜。動輒誤事。機而生枝節。從前各口岸關道。及省會所設洋務局。或官由兼任。或事隸局差。責成不專。辦理每多歧異。自非遴派專員。無以一事權而資考覈。外務部原奏謂奉天等省創設交涉一司。頗稱利便。除奉天吉林浙江雲南業已設立外。直隸江蘇湖北廣東福建交涉繁要。應先一律設立。安徽江西湖南廣西四省。均歸兼轄總督省分之交涉使兼辦。此外如黑龍江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貴州等省。交涉較簡。擬暫緩設。其各省舊時所設洋務局所。卽行裁撤。其經費統歸併交涉使。至交涉使任用之法。仿照學部奏保提學使之例。在於該部所屬及曾任交涉人員。開單預保。聽候 簡放。

等語。審度緩急。次第推行。實於外交有裨。應如所奏辦理。云云。當奉 旨依議。

同日 籌辦海軍大臣貝勒載洵海軍提督薩鎮冰起程前往日美二國考察海軍

同日 廣東大埔縣鄉民滋事經官兵驅散

廣東潮州大埔縣屬高陂內山鄉民。前曾抗查戶口。聚衆焚燬仰文學堂。其後知縣胡某見民情漸就平帖。十四日。遂率差勇百數十名。親詣該處督釘門牌。行進內山。忽前面土壘內坪然槍響。中胡知縣所乘之轎。因棄轎乘馬。率差勇奔回。是晚九時。暫停息中途。探報出路已絕。均經倒樹塞道。知久駐不利。遂爬越小路而出。天明至高陂。朝食未畢。鄉民聚集千餘人。與官兵接仗。至午。官兵斃四名。鄉民斃者甚多。鄉民所用之土槍。遠不敵官兵之槍。幾欲散退。突四山擁出二三千人。官兵勢幾不支。幸大雨傾注。土槍藥受濕不能燃。遂散走。官乘勝趕獲十餘名。旋移駐對河之西岸。十六早。潮州鎮道府接報。潮州鎮總兵趙某當飭方湯兩弁。帶開花礮兩尊前往。

十五日 諭以安徽大水爲災發帑銀四萬兩散振

時兩江總督張人駿安徽巡撫朱家寶電奏。皖南五月下旬。連日大雨。南陵等縣圩隄潰決。淹田二十餘萬畝。六月下旬。又猛雨三晝夜。宿丹靈璧等屬。田屋糧食。均遭漂沒。饑卒載道。災情甚重。云云。當奉 諭賞給帑銀四萬兩。令督撫派員散放。(參看中國時事彙錄內各省水災記事條)

十六日 諭飭農工商部通飭各省切實籌辦農林工藝

先是十四日奉 諭農林要政。前奉 先朝諭旨。著各省督撫飭屬詳查所管地方官民荒田。並氣候土宜。限一年內繪圖造冊報部。並迭次飭令各省與辦工藝實業。上年五月。因時閱兩年。奏報無幾。復經飭部嚴催。現又一年之

久。各省是否報齊。辦理情形如何。著農工商部查明覆奏。是日農工商部奏言推廣農林事宜。臣部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間。欽奉諭旨。遵即通咨各省籌辦。並先後奏咨嚴催。旋據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廣西甘肅等六省先後造送圖冊前來。當即詳加考核。先行擬訂推廣農林簡明章程二十二條。於上年三月間。奏請飭下各省一律興辦。五月間。欽遵諭旨。復將歷年辦理農林工藝情形。詳晰臚陳。並擬具大概辦法。通行各省。欽遵辦理在案。嗣據湖南湖北江西新疆等四省咨送官民荒地圖冊。奉天黑龍江陝西等三省咨送造林區域圖冊。均由臣等詳加核閱。或折衷辦法。或行令更正。隨時分別咨覆。務期一律迅速籌辦去後。惟直隸江蘇安徽山東山西陝西福建浙江四川廣東雲南貴州等十二省。尙未造送圖冊到部。良以各該省地方遼闊。頭緒紛繁。清查編造。諸需時日。臣部正在文電交催。尅期趕辦。至各省辦理情形。如設立農業學堂。農林試驗場。暨墾牧樹藝。凡關農林各項公司。以及工藝廠。工業學堂。紡織製造。凡關實業各項公司。除上年五月間。業經詳列奏陳外。其續行奏咨。具報到部者。農林項下。黑龍江則奏准變通沿邊荒務。設法推廣。安徽則奏設安阜農務公司。四川則奏明開辦樂山汝川邛州雷波等處林墾。廣西則奏明設立桂林平樂梧州柳州潯州南甯太平各屬墾牧公司二十五處。新開水利二百九十處。修濬舊有水利三百六十餘處。新疆則奏設農林試驗場。農林講習所。農務研究所。水利公司。其林業分南北兩路。計栽種成活之樹。已不下數百萬株。此外如江蘇江西等省。則有紳辦方麓裕農墾牧公司。樹德墾牧公司。并於廬山東林寺籌辦造林區域工藝項下。密雲駐防奏設工廠。奉天奏設八旗工藝廠。並設錦州八旗工藝分廠。吉林奏設實習工廠。又奏設工業教養所。黑龍江奏設工藝製造局。福州奏設工藝局。兩江湖北均奏設印刷局廠。陝西奏設西安駐防工藝傳習所。伊犁奏設皮毛製革各公司。兩江奏設實業學堂。湖南奏設工業學堂。廣西奏設模範工

廠。藝徒學堂。簡易工藝教員講習所。新疆奏設織造局。藝徒學堂。並於各屬分設工藝局廠。奉天安徽均奏設電燈廠。四川奏各屬設有勸工局七十餘處。此外各省咨報到部。及紳商稟辦電燈火柴燭皂麵粉紡織各項實業局廠公司。尚有四十餘處。此各省續行具報辦理農工實業之大概情形也。現在欽奉諭旨。責成臣部嚴催各督撫。迅速興辦。亟應欽遵辦理。擬即按照上年五月間臣部原奏。申明定章。通飭各屬。將所辦農工要政。按年開單。列入考成。由各該省勸業道分別優劣等差。具報督撫彙案。限期咨部核辦。於每年年終。由各督撫將辦理農林工藝情形專摺奏明。仍由臣部於次年二月間。彙核奏陳一次。以考成績。云云。

同日 法部會同法律館奏進秋審條款奉旨與現行刑律一律頒行

原摺奏言秋審條款。初定於乾隆三十二年。爾時因各司定擬實緩。每不盡一酌定。比對條款四十則。刊刻分交各司。並頒行各省。以為勘擬之用。四十九年。復加增輯。厥後原任刑部侍郎阮葵生。輯有秋讞志稿。僅有傳鈔。其刊行者。有江蘇書局本。蜀臬本。京師活字本。俱附成案於後。以備互相印證。各本小有同異。俱分職官。服圖人命。姦搶竊雜犯。矜緩。比較五門。都凡一百八十五條。其書本與律例相輔而行。律例既改。如條款仍舊。恐紛歧滋甚。亭比無從。此次修正大旨。約分為三。一曰刪約舊文。條款不過備擬勘之程。並非官撰。以故詞旨繁冗。與律例不同。歷久未修。有列為專條而案不經見者。有迭奉新章。原例罪名改定者。有現行刑律。業經節併或刪除者。亦間有前後歧出者。凡此均依據新制更正。以期一貫。一曰纂集新事。秋審之範圍。專以監候為主。近年有因變通刑制。改為監候者。如盜砍紅椿以內樹株是。有因定章減科。改為監候者。如供獲首夥各盜是。其例有明文。而條款漏未輯訂。歷年憑成案核擬實緩者。如詐為制書。詐傳詔旨。擅入御在所等類。更不遑縷述。凡此俱逐一酌定實緩。藉昭賅備而資援引。

一曰折衷平恕。刑爲範世之具。惟賴一良規。斯能推諸久遠。條款於職官犯罪。不問情節如何。概擬情實。他若回民僧人等項。亦較常人加嚴。以人之品類。強爲軒輊。殊乖協中之意。而於立憲國保護權利之說。尤屬背馳。凡此咸加校正。一以平恕爲主。亦可爲將來溝通新舊之資。此外律例內著明實緩。既垂永制。可備遵循。又常年例實案內。有情節可原於黃冊內出語聲敍者。然應否句決。出自聖裁。似不宜豫爲擅定。均請照定例章辦理。無庸列入。惟服制人犯。雖列情實。向俱邀恩免句。以其情輕之故而原之也。自光緒三十一年。奉旨刪除重刑。絞決遞減。候入實服制之案。因是而獲量減者。不乏其例。秋讞衡情。固不能濫刑情實常犯冊內。置尊卑名分於不顧。如列服制冊內。一律同沐寬典。又與原情量減者。有霄壤之別。自以特定從嚴聲敍一條。以杜輕縱。輯錄既竣。仍做刑律。加具案語。略釋要旨。云云。疏入。奉旨令即與現行刑律一律頒行。新律未經實行以前。凡有應入秋審核辦案件。均即遵此次所定條款。悉心擬勘。毋得稍有出入。

十七日 浙江長興縣鄉民滋事毀劫學堂及教堂

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調查戶口。辦理不善。適有巫覡造言惑衆。略言查去之戶口。係賣與洋人作海塘打樁之用。若不從速收回。准於三十日期解省。八月初二日。必將死盡等語。兼之知縣文海所訂調查須知。內有調查一百戶給洋一元之條。因此愚民誤會。而於賣與洋人之說。益深信不疑。七月十三日。白阜埠一帶。鳴鑼聚衆。十四日晚。拆毀李家村鄉董張禮門房屋。文知縣並不先籌辦法。倉猝詣勘。被鄉民擁至三官廟。逼勒筆據。始得脫身回衙。至十七日。合溪鎮鄉民因挾該處學堂抽收屠戶山貨牙行規費之嫌。遂乘勢糾衆。擄去調查員金松橋。波及兩等小學。搗毀一空。十八日。文知縣往勘被囚。愚民又搗毀誠正小學。暨簡易識字學塾。匪徒遂乘機蠢動。連日毀民房店鋪十

餘家。且每至一村。必挨戶派人。逼勒共事。以圖至城毀掠。當晚西鄉附城一帶。鑼聲不絕。十九日。離城五六里。姚家橋附近。調查員虞道全家內。先被毀掠。下午。鄉董姚登瀛家亦如之。其時大西門及小西門兩處。聚合三百餘人。文知縣又被困未歸。合城惶恐。及晚湖防兵船到。次早統領周樹森到。人心始略定。然北鄉之車落里。南鄉之虹星橋。邱家村柏家村等鄉之警告迭至。統領即往虹星橋彈壓。時邑城戒嚴。又即回城。匪徒乘隙向該處朱祖徽家焚掠一空。林城橋張姓家。又被毀掠。紳富潘林泉被擄。統領因兵弁單薄。不能往援。匪勢愈張。蔓延四鄉。二十一日。又有匪徒多人。溷跡城市。當日西鄉泗安鎮警局教堂。及警董許之柏家房屋。盡被毀壞。即乘勢毀該鎮兩等小學。並兩等小學堂校長嚴守銘學董宋輔元等家。共十餘處。二十二晚。湖州府知府李前沖蒞長。城內各校。雖尚無恙。四鄉仍謠言蠶起。東鄉馮家灣夏家浜。復有鳴鑼聚集擄人等事。人心更形惶恐。而四鄉巫覡尚謠言有陰兵相助。無須畏懼。匪徒益有恃無恐。致成不可收拾之勢。二十三二十四兩日。鴻橋莘橋鼎中橋邱家村等處。亦異常吃緊。先是六月二十三日。有天台縣匪徒百餘人。竄入紹興府屬新昌縣之小東鄉。乘防營未到之先。焚毀鄉間之公立高等知新小學堂。又至大市聚鎮。盤踞日新學堂中。意在勒詐鄉民。防營聞報趕拿。該匪連夜逃竄。二十四日下午。復至鄉村。勒索村民銀元。一面乘勢擄掠衣物。又經防營趕往擒拿。始於二十五日出境。杭州府於潛縣鄉民。因官紳清查公款公產。疑為意在籌款。議欲糾眾毀學。經官設法勸導。已漸悔悟。惟仍欲將學堂各捐豁免。六月二十九日。聚集數百人。詣官要求。復被匪徒德惠。將官立兩等小學。及禁煙分所。打破殆盡。後漸大半解散。

十九日 以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率意妄言降 旨革職不准干預路事

商辦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於十八日電致軍機處。略言恭閱本月十三日電鈔。上諭。盛宣懷著赴郵傳部右侍郎任。并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欽此。查盛宣懷既爲借款之罪魁。又爲拒款之禍首。光緒三十四年三月被簡時。壽潛已冒昧有所陳。蘇浙方被借款之累。有如焚溺。盛宣懷晏然回任。夫路事須受教令於郵傳部。朝廷垂念東南。蘇浙已躬被盛宣懷之累。復使其專令。忍乎不忍。內災外患。人心固結之不暇。而解散之乎。蘇浙奉旨商辦。非私辦。奉旨而後提草。答不在蘇浙。鈞處亦知蘇浙之拒款。盛宣懷實誘之乎。其告浙撫與蘇浙京官及兩公司。均曰光緒二十九年四月。曾函致英公司。聲明杭州鐵路。現有他商請辦。勢難久待。自此函訂之日起。如六月之內。再不勘路估辦。則杭甬一路。及浦信一路。均作罷論。所有以前合同。一概作廢。此函去後。又逾兩年。則草合同本應作廢。云云。訂議者以爲可廢。蘇浙人不執之以爭。是自負也。不但此也。三十二年二月。盛宣懷奏案具在。所言皆同。明明予蘇浙以廢議之鐵券。而蘇浙始拒款。是拒款之禍首。非盛宣懷其誰。既誘之矣。復食言而鑄成外務部借款之錯。袁世凱號稱暴戾。顧猶以蘇浙人所執盛宣懷廢議之言。持之有故。而召盛以決之。是款之借不借。決於函之復不復。方上海送行時。尙云英公司實無復函。蘇浙人正用自壯。及到京而爲敵圓說。竟補具一英公司之復函。有復函而匿之。無復函而補之。盛宣懷必居一於此。故蘇浙人於外務部。但怪其不應抹閣熙禮爾所送無督辦無查帳無工竣後英工程司之借款底稿。爲倒戈自戕。而罪魁則人人始終不忘盛宣懷也。輪電礦路。國無寸效。徑以便盛宣懷之損中益外。假公肥私。其在上海。甲第麗於宮殿。享用侈於王公。豈尙有人臣之度者。朝廷不察而登用之意。以備外交一日之用。不知外交之失敗。皆爲此輩所釀成。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國大勢。危象畢露。無可復諱。鈞處共國休戚。尤宜同民好惡。庶政公諸輿論。若好民之所惡。豈所以仰秉遺謀。弼成聖德。且鈞處爲政令所出。萬流競進。壽潛狂駭。輒有同異。害即不顧。其何利焉。壽潛亦人耳。安有辭官以爲榮。枵腹以爲樂。所

以斷斷焉。鑿而不舍者。蓋以商辦實奉 特旨。遵 先帝之明詔。重全省之公推。不專為浙。不專為路。國之強弱。是非而已。鈞處若以罪魁禍首為非。似應奏請收回 成命。或調離路事。以謝天下。若以罪魁禍首為是。必以遵 旨商辦為非。亦求請 旨嚴飭壽潛。無令干預浙路。壽潛中國男子。得免俯首低眉。受罪魁禍首之教令。為幸大矣。謁蹶四年。不能大開風氣。集股僅逾千萬。杭滬通車。浙路僅三百四十里。甬正開工。紹始購地。又不能善事郵傳部。即罪其辦理無效。尤敢誹謗大臣。懸壽潛之首於藥街。以謝盛宣懷而為遵 旨商辦者戒。亦固其宜。壽潛蒙 先帝殊知。未及抱 龍髯而升。每自愧疚。今得從 先帝於天上。亦算僥倖。急不擇詞。惶恐待命。云云。軍機大臣得電後。將電文進呈。即日奉 旨革職。不准干預路事。

湯壽潛自奉 旨後。即時辭謝路事。浙省紳商學各界。大為震動。咸紛紛開會集議。并致電政府。及浙江巡撫。據理爭執。力求奏請收回不准干預路事之 成命。以文繁不具錄。特將浙路公司董事局致郵傳部及農工商部電文。全錄於下。以見一斑。

伏讀七月十九日 上諭。湯壽潛著即行革職。不准干預路事。欽此等因。恭釋 諭旨。並無撤銷湯壽潛浙路總理明文。 諭旨不准干預路事。或因湯壽潛指斥盛侍郎。牽涉路政。飭令以後不再干預。而湯壽潛因奉此 旨。遂得遵 旨脫卸路事。囑董事局遵照公司律。另舉總理接替。董事等竊維浙路公司。完全商辦。一再奉 旨。按照公司律。總協理之選舉撤退。權在股東。朝廷向不干涉。公司律經 先朝欽定。我 皇上冲齡踐阼。無日不以法祖勤民為念。斷不敢故違 先朝成憲。而奪浙路全體股東所信用。與浙省全體人民所仰望之總理。 諭旨紛傳。民情惶駭。除由公司知照各股東。開臨時會外。應先電懇鈞部代 奏。將湯壽潛不准干預路事。 諭旨收回。 成命。或由鈞部明示界說。以釋羣疑。至於盛侍郎之是否為蘇浙路罪魁。或將為借款功臣。天下臣民。自有公論。非湯壽

潛一言所能污。亦非政府數大臣所能迴護。即湯壽潛之因言獲譴。更無庸為之辯白。董事等祇知路由商辦。總理由商舉。若使朝廷可以自由撤退。恐中國商辦公司。從此絕迹。商業盛衰。關乎國脈。朝廷日日以獎勵實業為言。想不忍為此引吭絕脛之舉。臨稟無任激切待命之至云云。

二十一日 諭改各省按察使為提法使

同日 諭令甘肅新疆巡撫聯魁開缺來京另候簡用以何彥昇補授新疆巡撫

同日 郵傳部奏派員往湖北湖南履勘路線調查商款奉 旨知道

二十二日 大學士軍機大臣鹿傳霖卒

晉贈太保。予諡文端。

二十四日 諭令大學士陸潤庠充禁煙大臣

同日 諭令沈瑞麟充出使奧國大臣

補錄

六月二十一日直隸易州鄉民滋事焚毀自治局中學堂

直隸易州近年因辦理學堂警務自治等事。加捐籌款。民情久已憤恨。知州唐則瑀。近更患病。時常不省人事。省中即以唐之堂姪。尚未引見之雙月知州唐鴻猷代理。鴻猷貪劣素著。不恤民隱。專知搜括民財。一切新政。全憑三五劣紳把持。民怨愈沸。而該州自治局開辦後。局紳張某祖某。竟將義倉積穀。盡行出售。共得津錢三萬餘。吊又陸續勒捐兩萬餘。藉口措充自治經費。實則分飽私囊。五月初旬。局紳張某等又借調查戶口為名。按戶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二百十二

八月

斂錢。鄉民以天久不雨。秋收無望。堅不肯納。張某因大言恐嚇。謂頑民阻撓新政。非送官究辦不可。各鄉民既憤且懼。遂託詞求雨。糾衆進城。向州署要求。免再攤派自治經費。唐知州匿不見面。相持數日之久。無人出而調停。衆怒愈激。二十一日。又糾衆進城。唐知州仍不出署解散。鄉民適見城中開元寺佛像。盡被自治局消毀。以爲久旱不雨。皆自治員警董等之毀棄佛像所致。遂蜂擁至自治局圍鬧。局紳均聞風逃匿。鄉民怒不可遏。遂焚燒自治局。並該州中學堂等。廣廈百間。盡付一炬。當鄉民之進城圍鬧也。城內居民。驚慌無措。紛紛逃避。因而失業財物者甚多。而代理知州唐鴻猷。前數日一聞消息。即將印信交還。則瑯接管。以故事起時。鴻猷置身事外。則瑯又病不能支。不能出署彈壓。鄉民遂得肆行無忌。後則瑯知事急。因急電省垣請兵。直隸總督陳夔龍接電後。即電飭李天保帶步隊一營。馳往相機勦撫。潘司凌福彭又派知州王縉帶領巡警百名。前往彈壓。王知州於廿三日拔隊馳往。鄉民正又嘯聚。遂率隊追捕。鄉民竟擁至 梁格莊 行宮。打破 宮門。羣聚其中。（該亂民中尙有旗人百餘名）以爲避鎗拒捕之計。并用全體名義。電呈樞府。聲明此次公憤。係爲紳學界以強制手段。輕薄言詞。阻撓祈雨所激成。絕不敢損害教堂。牽動交涉。云云。當經樞府以民變毀 宮。情節重大。電致陳總督查辦。陳總督當即飭凌藩司札派正任西路同知惠年。前往查辦。適其時已得透雨。各農民均紛紛回家耕田。仍留代表百餘人。要求八款。如能辦到。則立時解散。否則甯死不散。聞所要求之八款。（一）歸還義倉積穀。（二）不再派斂錢文。（三）將自治員警務董治以死罪。（四）永不許若輩再辦學堂巡警等事。（五）速將開元寺佛像歸還原位。（六）地方官須速速爲民請命。虔誠祈雨。以渥沛甘霖爲率。（七）各劣紳所吞學款。自治款。均須加倍吐出。（其八未詳）。當由藩委同知惠年。知州王縉。及臬委該州發審之知縣許桐陽。接見該代表。磋商一切。